



梁书玲的新春新房新希望

全媒体记者 牛杰 许光虎 李刚

新春走基层

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人们都在为置办年货而忙碌，栖山镇梁庄村村民梁书玲也不例外，这个春节对她来说意义特殊，因

“反向春运”背后的时代变迁

王丹

“今年过年回家吗？”这个之前不需要太多思考的问题，现在成了问题。如今，把父母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而不是自己回乡，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在经过持续几年的客流增长后，“反向春运”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今年仍势头不减。

在日前由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全力做好2020年春运工作的意见》中，首提“鼓励‘反向春运’”，并明确推行回空方向列车票价优惠措施。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指导发布的春运出行预测报告，对“反向春运”的热门城市进行了预测，广州、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深圳等城市榜上有名。

一边是固定期限内的高价

都置办地妥妥的。

今年51岁的梁书玲是个持家有道的农村妇女，说话直来直去，干净利索，谈起住上新房的感受，一下子乐上了眉梢。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能够住上和城里人一样漂亮的新房子心里美着呢！这都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返乡，一边是弹性期间内的“白菜价”进城，“反向团圆”的经济账并不难算清楚。但凡选择请父母来自工作生活的城市过年的，大多是在城市有个落脚点的。这些已经扎根在城市的人，移民心态或许还有，但部分已被城市新主人的身份认同所取代，对于他们来说，乡愁也不再如上一辈那样浓郁。

况且，故乡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早已面貌换新颜，儿时的记忆只能永远存在于老照片中。相信有不少人多少次兴冲冲地翻山越岭回到故乡，等来的却是与城市高度同质化的过年场景。每年春节刷屏的怀旧贴中满是对传统仪式消逝的惋惜。既然在哪儿过节形式都相差无几，那么“反向团圆”也就

不会带来太多不和谐或遗憾了。

对于春运人潮中的那些“逆行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大多已不再是宗族式大家庭，对于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孩子在哪儿，家就在哪儿。随着休闲生活态度的不断渗透，能兼顾旅游和团聚的“反向春运”，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虽然有舆论认为，“反向春运”只能偶尔为之，但相信“反向团聚”将会越来越普遍。

“反向春运”渐成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春运的交通压力，但也对北上广等“反向春运”热门目的地提出新命题。多年来，这些城市多为春运人口迁出大户，对于春节期间务工人员集中返乡所引发的商铺

梁书玲对党的感恩、对生活的满意溢于言表。

2018年，梁庄村两委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把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提上了日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目前，梁庄新型社区已建好了9栋居民楼，84户农民已经陆续住进了“洋房”。

聊起新春的希望，梁书玲说，最大的希望就是大儿子能够结婚成家，二儿子能够学业有成，老伴能够健健康康，多挣钱顾家。

关闭、打车困难等问题，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如今在“反向春运”的新趋势下，如何接得住突增的人流和服务需求，考验着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和智慧。而对于那些没有上榜的城市来说，如何吸引“反向春运”的人流，这个问题似乎更难解也更沉重。表面看这与一城一地的基础设施、城市形象等因素有关，但从深层看，这更是一地产业结构与经济活力的表征。

春运的大幕已经开启，不少人已经踏上团聚的旅程。不论是回乡还是“反向团聚”，适合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反向春运”将不再是新闻。

(原载1月16日《光明日报》)

文明大家族



淡淡的墨香、火红的春联，书法家们挥毫泼墨，写出了副流畅洒脱、喜庆祥和的春联，一笔一画的墨香氤氲里，传递着对文化的敬畏，也寄托着对新年的美好期许。

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我县“手写春联”送祝福火热起来，传统“手写春联”受到市民欢迎。图为书法家在九龙城小区为市民书写春联的镜头。

郝冬梅 摄影报道

沛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为减少环境污染，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徐州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根据具体情况划定区域【南环路以北(包含孔庄、邓园、蔡庄、南孔庄、封楼、陈楼、裴堂)、东环路以西(包含东关社区、蒋庄、北孔庄、韩楼、王楼、前滩、宋庄)、大屯街道天津路以南、西环路以东(包含腾飞家园)、安国湿地公园、千岛湿地公园等景区】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禁放区域内任何时间均不得燃放烟花爆竹；禁放区域以外的

其它区域为限制燃放区域。

二、禁止和限制燃放期限及燃放时间

从2020年1月13日起，禁止燃放区域内全天候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制品(电子鞭炮除外)；禁放区域外的限制燃放区域内限制燃放时间为每晚二十二时至次日七时。

三、禁燃区以外的下列场所，任何时间均应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党政机关办公区、医疗机构、学校(含幼儿园)、公园、商场、影剧院、文物保护单位、大型文化体育场所、档案馆、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单位场所及其周围50米范围内；

(二)加油站、液化气站、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及其周围100米范围内；

(三)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电信、邮政、金融单位、电力、通讯线路附近及房屋走廊、楼道、屋顶、阳台；

(四)重要军事区域；

(五)地下通道、地下商业街、人防工程；

(六)县政府临时调整的区域和场所。

四、在禁放区域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

在禁放区域外，可以燃放的品种仅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D级产品，所有A、B级及专业燃放类的烟花爆竹制品一律禁止燃放(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

五、公安机关是禁止、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主管部门

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应急

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城管局、生态环境局、民政局、教育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烟花爆竹管理和教育引导等相关工作。街道、社区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烟花爆竹管理的工作。

六、处罚措施

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县公安局依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责令停止燃放，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本通告自2020年1月13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沛县人民政府
2020年1月13日

“过年回谁家”，要在观念变革里找寻答案

郭元鹏

“你妈和我同时落水先救谁”“过年回谁家”，据说这是两大“世纪难题”。这不，都2020年了还是无解。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又要面临着在哪过年的问题。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每年都得去面临、去处理。

临近年关，“过年回谁家”是已婚人士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开展过相关调查，对2001名35周岁以下已婚人士进行了调查显示，70.0%的已婚受访青年正被“过年回谁家”的问题困扰，70.9%的已婚受访青年认为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有利于家庭和谐。

想起发生在2017年春节的一则旧闻：33岁的湖南男子刘某起诉同居女友隋某，要求女友返还彩礼钱等。2017年底关于回家过年的分歧让他与女友关系降至冰点。“她不愿意随我回沅江过年，我只好一人回家过年。”他说，今年她还是没有跟我回家过年的打算，因此就分手了。可以明显看出，这位男青年的“一怒要彩礼”有着赌气因素，他甚至想借助这种方式逼迫女友让步就范，分手未必是真心，然而，“过年回谁家”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即便是清官也断不清。

“过年回谁家”是一道“老难题”了，围绕着这个“老难题”闹出了不少纠纷。就像例子里的这对恋人，原本恋爱期间很多人的“包容度”是最大的，往往会因为“爱情的甜蜜”而做出“包容的让步”。当“准夫妻”都会因为“回谁家”而闹上法庭的时候，也说明回家过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有一家国家级媒体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结论是有三成夫妇为除夕回谁家过年而吵架。想起以往看过的很多类似的新闻：一对夫妻，为了“回谁家”而吵架，最后竟然在喜气盈门的春节前夕离婚了；还有一对夫妻，在闹得不欢而散之后，做出一个决定：今后春节各回各家，各见各妈。

“回谁家”的纠葛背后是传统习俗和现代观念的冲突。既往的时候，“回婆家”是传统习俗，而如今，随着观念变革则不是习俗了，独生子女现象也加剧了“回谁家”的忧虑，谁也不想让自己的爹妈“独守空房”。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好事情，说明人们更在意亲情、在意团圆、在意孝敬了。

“回谁家”如何破题？其实还是需要在观念变革里找寻答案。一个是，“谁的爹妈都是爹妈”，媳妇把丈夫的爹妈当爹妈，就不至于如此纠结。丈夫把妻子的爹妈当爹妈也就会多些理解；一个是，何不“接爹妈”？就是说，在达不成共识的时候，不妨把双方的爹妈都接到自己家里，也可以让老人们看看自己生活的环境，见识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也就是我们说的“反向过年”。或者说，可以“带着对方的爹妈”去“另一方的爹妈”家过年，就当旅行了；一个是告别“除夕才是年”的传统认知，形成“春节七天都是年”的认知，把假期里的每一天都当成是春节，正如民间说的那样“十五之前都是年”。

“过年回谁家”，要在观念变革里找寻答案。

